



中国青年出版社

紅色的保險箱

斯·阿列夫耶夫等著



書號 697 文學 152

紅色的保險箱

著 者 [蘇聯] 斯·阿列夫耶夫等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編 輯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6 3/4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字數 147,000

印數 350,001—110,000

定價 (5) 五角七分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目 次

紅色的保險箱.....斯·阿列夫耶夫 (1)

射擊場的祕密.....斯·阿列夫耶夫 (32)

一封遺失了的信.....伊·瓦庫洛夫 (54)

第十三號美洲豹.....列·沙莫伊洛夫 (103)
鮑·斯柯爾賓

祖國的衛士.....維·喬爾諾斯維托夫 (175)

紅色的保險箱

斯·阿列夫耶夫

在一個竹製小書架的最上層，放着一個紫檀木的大匣子。

柯列斯尼柯夫中校喜歡向他的朋友們講述這個匣子的不平常的故事。

他首先讓客人把匣子提起來。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客人由於過分使勁把臉都漲紅



了：匣子竟重到使人難以相信的程度。

“您這個匣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呢？鉛沙嗎？”另一個客人問道。

“不，”柯列斯尼柯夫笑着說，“它完全是空的。尤其有趣的是：我找了這許多年，却找不到一個能把它打開的人。”

這種說法引起了大家的反對。

“也許，因為我還找得不够，”柯列斯尼柯夫表示同意。

“這個匣子所以沉重，因為它實際上是個內壁挺厚、用頭等裝甲鐵板造成的保險箱。

“還在一九二〇年，當第一騎兵軍團向南追逐白匪時，它就落到我們家了。我的父親那時指揮一個騎兵連。有一次，追擊白匪將軍普斯托格納佐夫的殘部，他們也參加了。這位將軍的汽車被我們的戰士打壞了，但他本人却騎馬逃跑了。這個匣子就放在汽車後座上。匣子是開着的，空的，鎖孔裏插着一把鑰匙。

“匣子裏面放過什麼東西——是珠寶，還是司令部的文件，這就不得而知了。看樣子，將軍剛好來得及把裏面裝的東西拿出來帶走。保險箱却扔下了。騎兵們關上了這個匣子，把它送給連長，他們說：這個匣子，在保存連隊的公款或文件的時候也許用得着。……

“關倒是關上了，可是也就無法打開了。插在鎖孔裏面的鑰匙擰不動。不管戰士們用盡什麼巧計——他們中間有許多還是魯干斯克工廠的熟練鉗工，保險箱的秘密始終沒有找出來。

“人們對這個匣子就不加理睬了，把它丟到輜重器材中，忘在腦後了。就這樣，直到國內戰爭結束，它一直被扔在輜重車裏邊。當騎兵連解散時，因為這匣子沒有列入清冊，軍需官拒絕把它放進其他財產的倉庫中。父親就把它留下了，作為國內戰爭的紀念品，在我們家裏保存下來了。雖是件無用的

東西，但是很好看。”

客人們也都一致認為這匣子挺好看，但對它直到現在還没能打開這一點都感到驚奇。

“來試一試好嗎？”柯列斯尼柯夫帶點譏諷的口吻提議說。

他說着，用手指捺了一下保險箱的側壁，挪動那有一道深窪的、窄小的金屬板。鑰匙的異常複雜的花樣，引起人們的注意。金屬板上的凹紋與這一花樣正相吻合。

“請看，”柯列斯尼柯夫繼續說，“做保險箱的技師認為，要是不知道保險箱的秘密時，任何人即使拿到鑰匙，也不能打開保險箱。這些凹紋也不是胡亂刻成的。如果丟了鑰匙，再做一把是容易的；因為在金屬板那道深窪上，就準確地刻着鑰匙的花樣。”

“可是，那秘密又在哪裏呢？”周圍的人們迫不及待地問道。

柯列斯尼柯夫用食指尖撥開鑰匙孔旁的保險蓋說：

“秘密就在這兒。”

在感到詫異的客人面前，出現了一個周圍有許多小孔的銅盤。透過小孔可以看到許多小字母。整個東西像個自動電話機的轉盤。

“好好瞧瞧吧，”中校繼續說。“全是帶B. V. 的舊俄文字母，甚至連標點符號也沒忘掉。”

他把鑰匙插進一個孔內，從右向左撥轉圓盤。轉到釘鉸上時，圓盤“噤”的一聲，又急速地回復到原來的位置上。

“這就是你們所問的秘密。看過我的匣子的技師們告訴

我，只有在知道了密語，甚至由這些字母所組成的整個句子的時候才能打開這個匣子。”

“那麼您沒有尋找過這些密語嗎？”

“尋找過了。怎能忍得住不找呢？我的妻子找過，孩子也找過。這在我們家裏就好像是家庭娛樂一般的一種組字遊戲。”

“太巧妙了，太巧妙了。……這個神秘的東西是誰製造的呢？”

柯列斯尼柯夫很吃力地舉起匣子，給大家看一個小銅牌子，上面刻着：“聖彼得堡保險箱製造商第一同業公會沙巴司尼可夫工場，一八九五年製”。

“您沒有設法找一找這個沙巴司尼可夫工場的技師們嗎？也許他們之中還有誰活着呢。……”

“沒有，我沒有設法去找。也一定找不到他們，要知道時間已經過去大半個世紀了。”

又是一片不同意的聲音。朋友們都知道柯列斯尼柯夫在解決最複雜的重大事件上是非常有經驗的。

紅色保險箱的故事一向是受人歡迎的。

然而在不久以後，它就得到了完全出人意料的發展。

*

*

*

首長召見柯列斯尼柯夫。

他問中校道：

“你過去不是處理過無線電聽衆控告電視中心台工作不好的案件嗎？”

柯列斯尼柯夫有點迷惑，搖了搖頭。

首長繼續說：

“可以說，案子是出乎尋常的離奇。一個叫做阿凡拉司也夫的無線電愛好者寄給電視中心台一封信，在信裏談到，當前天電視中心台為無線電業餘愛好者進行技術傳真時，圖面的影像模糊不清，並且聽不到廣播員的話。最奇怪的是：這次傳真對於無線電聽眾來說，是出乎意外的；因為節目表裏並沒有列入這一項。”

首長意味深長地凝視着柯列斯尼柯夫，停了一會繼續說道：“接着，阿凡拉司也夫陳述了他對於改善技術傳真質量的意見。這就是他的信。我想聽聽你關於所有這一切的意見。”

柯列斯尼柯夫把明信片拿在手裏擺弄着。

中校聳聳肩說道，“我並不知道電視中心台為無線電業餘愛好者進行技術傳真這件事。”

“好，假如我告訴你，電視中心台也根本沒有進行過任何技術傳真呢？……”首長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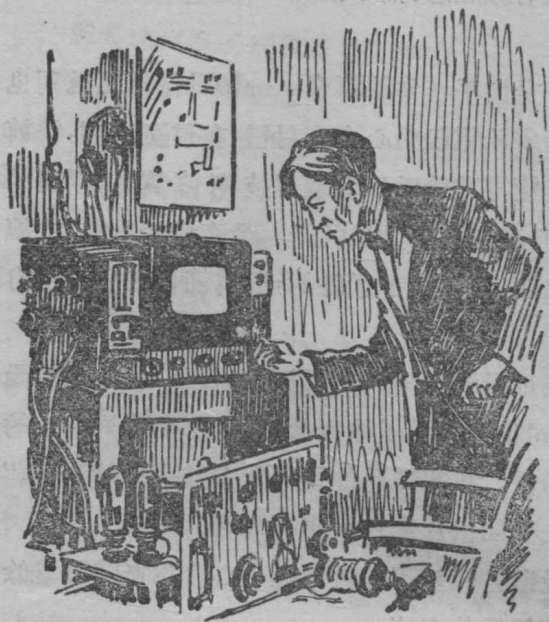
“怎麼能沒有進行呢？這個人明明寫着……”

首長搖頭說：

“這個人寫信說，他的電視接收機前天收到了某種設計圖的傳真。因此，既然電視中心台沒有傳送這些設計圖，這就是說……”

“這就是說，是一個其他的電視中心台傳送的！”中校叫道。

首長微笑着說：



“現在你把任務鬧清了吧？”

“這些設計圖是什麼性質的呢？”柯列斯尼柯夫問道。

中校被這項新奇的任務吸引住了。

“阿凡拉司也夫寫信說，傳真是爲

無線電業餘愛好者們播送的。顯然地，這些設計圖是有關無線電技術方面的。除此以外，我們不要再猜測了。已經邀請阿凡拉司也夫到電視中心台去了。大概，他已經到了那兒。”

……阿凡拉司也夫看起來還完全是個青年人。他在莫斯科某大工廠任機械士，本人是個熱心無線電的業餘愛好者。他獨自裝配了一個電視機，並在這個電視機上進行了一些構造上的改進。據阿凡拉司也夫自己說，他的電視機與市場上出售的不同，具有較高的靈敏度。

前天，阿凡拉司也夫打開了電視機，想試驗他設計好的一個零件。突然，他在銀幕上看見了一個設計圖的圖形。設計

圖的綫條很模糊。他企圖把圖形弄清楚，可是無論如何也不成。

當阿凡拉司也夫調整收音機時，銀幕上又出現了第二個設計圖的圖形。

僅在四分鐘時間內，阿凡拉司也夫在銀幕上看到了五幅設計圖的圖形。隨後傳真就停止了。

“這些設計圖上面畫的是什麼東西呢？”柯列斯尼柯夫問道。

“據我看，第一個圖面是電視接收機的綫路圖，”阿凡拉司也夫答道。“另外兩個圖面畫的是電視接收機個別部分的組立圖，而其餘的兩個，據我看，乃是綫路中的各種零件。然而，怎麼會傳送得這樣模糊呢！……”

“請原諒，”柯列斯尼柯夫打斷他的話頭說道，“您以前曾經見過類似的設計圖嗎？”

“問題就在於沒有見過！”青年人大聲說。“這是某種新的設計圖，據我所知，這是一個很完善的遠距離電視接收機的綫路圖。因此我才寫信給電視中心台……”

“您能够把這些設計圖畫下來嗎？”

“只能畫個輪廓，”阿凡拉司也夫答道。“我已經說過，這些圖案模糊得看不清楚。對了，我看到了一些新東西。例如……”

柯列斯尼柯夫打斷這位無線電業餘愛好者的話頭說道：

“我不是專家，未必能聽得懂您準備講給我聽的話。我們現在把電視中心台的工程師請來，請您盡力給他解釋一下

吧。”

工程師注意地聽完了阿凡拉司也夫所講的話，莫名其妙地攤開兩手。他從來還沒聽說過，竟有這種特殊構造的電視接收機。

阿凡拉司也夫生氣地揮了揮手，然後問道，是否還需要他。中校和工程師向他道了謝，他在臨別時說道：“電視中心台弄錯了，可是現在又來推脫責任。”他走了。柯列斯尼柯夫沒有勸阻他。

“還找誰來幫助我們呢？”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時，中校向工程師問道。

工程師只聳了聳肩膀。

“我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柯列斯尼柯夫繼續說：“在莫斯科有什麼科學技術組織在從事着新的電視接收機的設計嗎？”

工程師把這個科學機關的名稱告訴給柯列斯尼柯夫，接着補充道：

“阿凡拉司也夫所看見的設計圖未必能夠越出這個機關的牆外。”

“爲什麼？”

“因爲，假如我沒有聽錯這個無線電業餘愛好者講的話，那麼，在銀幕上見到的設計圖，就應當有某種特殊的目的，而不是爲我們傳真用的。阿凡拉司也夫不了解這一點。”

“您確實相信這一點嗎？”

“絕對相信。”

“好，那麼您自己可以解釋一下阿凡拉司也夫所講的那些

設計圖都有些什麼特點？”

工程師承認他很難說出任何肯定的意見。

“是這樣子，中校同志，”他沉思一下後說道，“我們可用另一個方式來幫助您。我們給所有住在離阿凡拉司也夫處不遠的，有電視接收機的人們分發一個調查表，請他們告訴我們，在阿凡拉司也夫所指的時間和日期內，在他們電視接收機的銀幕上出現過什麼影像沒有。就說我們進行了某些技術試驗，我們很關心試驗的結果。”

經過一些時間以後，調查表送回來了。不出所料，在規定時間以外，任何人也沒有開過電視機。僅有一個表上寫道：在銀幕上出現了某些類似設計圖的、模糊不清的綫條。影像是極不好的，而且要弄清這些設計圖是什麼，乃是不可能的。時間與阿凡拉司也夫所指出的時間相同。

填這個表的人，原來也是個將標準電視接收機的綫路圖作了某些修改的無綫電業餘愛好者，並且也住在離阿凡拉司也夫處不遠的地方。這就證實了電視中心台的工程師關於神秘的電視發射機應該是設在這個區域內的說法。

柯列斯尼柯夫很快就查明了，在離阿凡拉司也夫家不遠處，有一個從事設計新電視機的科學研究機關。

柯列斯尼柯夫被介紹給這個研究機關的所長哥遼也夫教授。這是一個具有學者風度、沉默寡言、身材高大而消瘦的人。他是一個出名的電視專家。

“我們有一個實驗用的電視發射機，”哥遼也夫注意地聽完中校的談話後說道。“但是要使您失望的是：這個發射機的

效率很低，甚至在我們研究所內，也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收到它的傳真。”

教授把夾有文件的袋子拿到自己身邊，認為好像問題已經解決了。

柯列斯尼柯夫摸摸自己剪得短短的頭髮說道：“哥遼也夫同志，是否可以請您調查一下，在阿凡拉司也夫所指出的日期和時間內，在你們這裏進行過什麼傳真沒有？”

教授微微地皺起了眉頭，但還是拿起內部用的電話耳機給實驗室打了個電話。

他聽完答覆後搖頭說：

“沒有。在這個時間裏，我們的無線電傳真裝置並沒有動。”

這一次，他帶着明顯的、不耐煩的樣子看着中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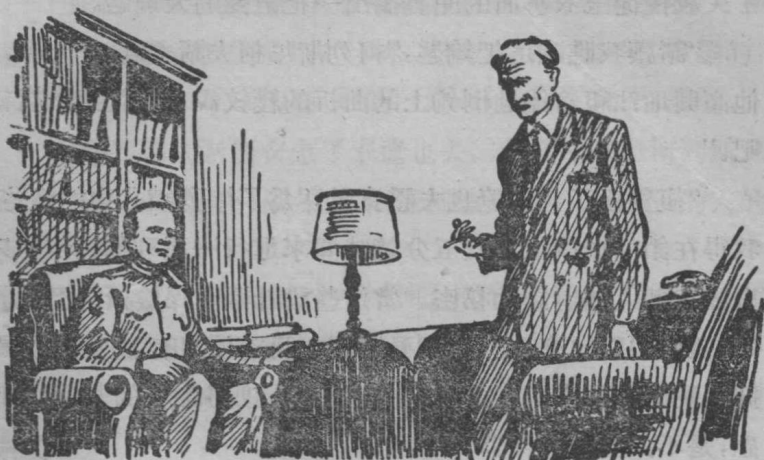
柯列斯尼柯夫毫不困窘地說道：

“我向您提出一個請求：我要請阿凡拉司也夫來這兒，請您仔細地聽他解說一下。然後將您對他所看到的圖面的意見告訴我。”

教授冷冷地同意了。很顯然，他認為這個故事全部都是極其荒誕的。

派了一部汽車去接阿凡拉司也夫，幾分鐘以後，他就來了。

談話很短。哥遼也夫表面上顯出毫無所謂的表情聽完了阿凡拉司也夫的說明，向他致謝，握手，然後送他到辦公室門口。



回到桌旁後，他沒有馬上談起話來，而是首先抽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只看他微微地顫動着的雙手，就了解到他是如何的激動了。終於他先開了口：

“嗯，您知道嗎……您發現了犯罪的綫索。”

中校往前挪動了一下。

“是的，”哥遼也夫繼續說，“阿凡拉司也夫所看到的設計圖乃是極其重要的文件。”

柯列斯尼柯夫沒有打斷他。

“這些設計圖，”學者繼續說，“是我和另一個同事繪製的。工作是在專用的房間內進行的，除了我們，誰也沒有權利到那間房裏去。這些設計圖只畫了一份，連製圖員們也沒有參加繪製。設計圖保存在保險櫃裏，保險櫃的鑰匙總揣在我的身上。”

教授從上衣裏面的兜裏掏出一把鍍銀的大鑰匙。

“請讓我瞧瞧這把鑰匙，”柯列斯尼柯夫請求道。“大概，”他高興地注視着鑰匙倒鉤上的曲折的綫紋說，“那把鎖很複雜吧。”

“複雜極了，”哥遼也夫證實道，“爲了擰動鎖孔中的鑰匙，我得在鎖的機構上花費五分鐘時間來進行一系列的操作。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鎖的秘密。當這些設計圖在保險櫃外面放着時，我的眼睛向來沒有離開過它們。目前還沒有按着這些設計圖製出什麼東西。這只是些草圖，是我們將來的機器。的確，是不久將來的機器。”

哥遼也夫停止了自己急促的、神經質的講話，吸着煙。

“您不要激動，”中校安慰他說。“請您盡力回想一下，有誰可能複製這些設計圖。”

“問題就在於沒有任何人！”哥遼也夫叫道。“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沒有任何人！而且如果真有某一個人把這些設計圖複製下來，甚至異想天開地傳送到空中去，那麼這個‘某人’就只能是我；因爲第二個人已經不在人間，他在三個月前已經死去了。”

柯列斯尼柯夫用心地聽完了教授的話。

教授非常激動地在辦公室內走來走去。他過去的沉着，好像被一陣風吹跑了似的。他向柯列斯尼柯夫提出了好幾十個問題。

其實，柯列斯尼柯夫自己在這個奇怪的故事裏暫時也還什麼都不了解。可是他極力安慰這位學者。

“此刻我和您都應該具有冷靜的頭腦，”柯列斯尼柯夫和藹地微笑着說，“我們將攜起手來，通力合作。案子是複雜的，難辦的。然而我毫不懷疑，我們一定能够打破這個悶葫蘆。”

這些親切的話語安慰了哥遼也夫。就像所有與柯列斯尼柯夫打過交道的人一樣，他相信這個微笑着的、寬肩膀的人的沉着的毅力。

“我以爲，”柯列斯尼柯夫說，“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找到那個傳送這些設計圖到空中去的發射機。”

哥遼也夫接着說道：“也許，這正是我們研究所的電視發射機吧？”

柯列斯尼柯夫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他說道：“把這個算做工作中的假定，正像您所指出的，你們的電視發射機效率很低，以至電視接收機通常收不到它的傳真。但是，靈敏度較高而又裝置在附近的電視接收機是能收到它的傳真的。比如，我們就已經知道有兩個電視業餘愛好者收到過。大概，還有某個莫名其妙的第三者也收到過，而這一傳真，就正是向他傳送的了。您同意我的話嗎？”

“完全同意！”教授熱烈地贊成。

柯列斯尼柯夫接着說：“現在，我們應該查清傳真的目的，實際情況可能是這樣：犯罪者無疑地已經拿到了設計圖，可是他既不能把圖樣拍攝下來，又不能把圖樣從研究所帶出去。”

哥遼也夫不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中校裝做沒有看見，繼續說道：

“犯罪者又做了些什麼呢？他拿起設計圖，走到裝有電視